

# 在偏鄉復育中「尋根」

文 方方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中二後便遠赴英國，於劍橋大學建築學哲學碩士畢業，及後在當地執業。2006年回港加入中大建築學院，他從研究香港的建築類型與城市新陳代謝間的關係入手，重新認識香港。近年來，鍾宏亮帶領跨學科團隊以「再生設計」概念介入沙頭角梅子林、谷埔，大嶼南水口村，大東山爛頭營等偏遠地方的保育工作，以村屋復修為切入點，聯繫人與地，為社區注入歸屬感、延續性及幸福感的同時，試圖令參與其中的城市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從中找到自己的「鄉下」。



◀ 鍾宏亮：「鄉村復育某程度上是尋找自己的根，以更多認識『我們的香港』」（云樂 攝）

▼ 溯谷埔河而上，位於深谷的五肚楊宅經復修後成為香港中大「遊谷探埔」跨學科科研基地

今年2月5日，適逢元宵佳節，位於沙頭角谷埔山谷深處五肚的一棟復修後煥然一新的村屋前，平素人跡罕至的禾塘擠滿了遠道而來的150多位村民和賀客：既有政府鄉郊辦工作人員、不同NGO代表，又有參與此一鄉郊復育項目的中大不同學科研究人員及學生義工，當然更有一路支持項目往前推進的本地村民，裊裊炊煙混合着久違的歡聲笑語，令人興奮的更在後頭。

長居英國的點心師傅春哥帶着村民在露天灶頭和屋內廚房忙進忙出，屋主、從倫敦

回流的燒臘師傅楊廣華、曾桂英夫婦在客廳牆上佈置得滿滿當當的老照片前，向一波一波來客略帶靦腆而又不無驕傲地講述着發生在這棟「1967」楊宅的故事，當然還有半個世紀前的香港偏鄉生活。有眼尖的參觀者驚喜地發現，其中一面牆的鄉村婚禮照主人翁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而樓上的綜合展覽，則匯聚中大建築學院、人類學、生命科學和地理與資源管理等院系師生一年多來對村落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展現谷埔豐富的歷史、文化、建築、景觀和生態。





▲ 元宵日，村民和一眾嘉賓以客家盛宴流水席和貼地的鄉村復育策略分享喚回偏鄉久違的歡聲笑語

## 整座村莊就是教材

時近正午，風味獨特的傳統客家菜餚露天流水席開場，黃酒雞、客家炆豬肉、豆豉豬肉脷、菜乾豬骨粥、客家蘿蔔飯……令人垂涎。有趣的是，復育團隊中的中大人類學



▲ 村民在宅前禾塘準備豐盛的客家傳統菜餚

▼ 中大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左二）與村民交流跨學科團隊1年多來對村落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 楊宅樓上的綜合展覽展現谷埔豐富的歷史、文化、建築、景觀和生態資源，並藉收集的村民舊物一窺當年生活

系教授張展鴻在屋前臨時支起的銀幕前，講起不久前發生在此地的一場復刻失傳已久的客家米食「瀨鑊邊」行動——這是一種由上湯與米製粉食搭配食用的鄉村美食，不同村落按各自喜好及口味，如谷埔習慣加入蝦米和魷魚仔、嶼南水口村則喜以沙白蜆為佐料提味增鮮。足以看出遷徙至此地的客家人在過去幾百年中，跳出靠山吃山的生活框架，適應新環境的靈活變通能力。

這種創新在五肚楊宅前的這頓客家盛宴中又再顯現。食評家劉健威公子、在灣仔經營私房菜館的劉晉這日專程來到山查兒、以柴火烹製的新派客家鹽焗雞自是大受歡迎；而中大建築學院團隊項目研究員李敏婷就地取材，用村中冬柚皮、葉等做出的特色清飲亦頗有回味。老滋味、新體驗，帶來的或許就是鍾宏亮經常提到的「well-being（幸福感）」。

這一日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大餐」，份屬鍾宏亮教授及其團隊成員藉此端出的、建立在「遊谷探埔：從五肚到谷埔河及平原的多學科保育、教育與行動式復育研究」基

礎之上的中大谷埔整體復育策略。

「谷」者，既指跨學科科研基地所在的「五肚」，亦是坐落河谷、面向沙頭角海，由老圍、田心、新屋下、二肚、三肚、四肚及五肚組成的典型客家聚落谷埔；「埔」者則是「平原」或「海岸濕地」。這一海邊客莊自17世紀清初「遷界」又「復界」以來，有楊、宋、何、李等姓族人陸續自贛、閩、粵北等地遷入，從老圍各祠堂對聯就可清晰看出清初至今客家人的遷徙路徑及圖景。村口因圍海造田築起的堤壩則見證這一帶村民如何利用資源、改變環境，提升生活質素的努力。村內不同地方興建的何氏、李氏、楊氏大宅，因其中西融合的建築風格引人注目，既可追溯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加州「淘金熱」興起華人出洋潮，引發當地村民第一次外流謀生的歷史，亦與上世紀20年代末華爾街股災之後的經濟大蕭條密切相關，「有部分人離開北美、中南美洲，回來買地起大屋」。至於啟才學校，可觀瞻民初教育制度的變遷，以及國內的政治動盪如何影響當地的生活。而村莊擁有的多樣化自然棲息地和

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更不在話下……

「整座村莊就是教材！這些以前的生活、故事值得我們去認識、理解、尊重、欣賞」，鍾宏亮介紹說，建築學院核心研究團隊除了負責復修空置多年的楊氏舊屋並改造周邊環境，將山谷深處的村屋、屋前禾堂、梯田等地變成教研人員、學生和村民的共享空間外，還配合人類學、地理系研究團隊針對客家文化、族群遷徙與土地利用等做研究，生命科學方面則沿河就沿岸土壤及動植物作生態多樣性考察，嘗試綜合理解人地關係的總體形態，並對水質進行勘測。在這一基礎上製作指南，詳述谷埔歷史與生態，並推出生態文化徑，讓村民帶團遊谷探埔。「這只是谷埔復育三部曲的第一步」，他續道，第二步希望在谷埔的「埔」，踐行復耕或者低碳生活，使谷埔成為荔枝窩之後另一鄉郊復育基地；第三步，「當然是繼續參與、長期合作，我們團隊希望幫手說好谷埔故事，共創鄉郊再生」。

鍾宏亮期待這一位於五肚的跨學科教研基地開幕後，「能夠有多些村民回來，甚



◀ 超過360年歷史的隱世村落梅子林老屋，亦是村代表曾玉安出生之地。鍾宏亮率團隊以夯土、竹、木、鐵通架和透明塑膠板，將已成頹垣敗瓦的村屋「復活」，更喚醒眾人對本地鄉村歷史文化的感情



▲ 村民強哥慷慨捨村北間屋出來做復修實驗，因藝術家葉曉文於外牆繪製壁畫《花香鳥語梅子林》，描畫4種村中常見雀鳥，得名「雀仔屋」



▲ 鍾宏亮冀以復修為契機，在重建過程中連結村民、學生、義工等持份者，以共創推動可持續鄉村復育



▲ 老屋展出「梅子林實驗性復育計劃」村屋復修過程及物料

至做館長」。事實上，至當月尾基地已錄得逾400人次參觀。「弄好了他們的家，村民真的有多一些回來，甚至年輕一代也願意回去」，包括楊玉峰村長、伯友哥、春哥、桂英姐等村民都已化身導賞員，為到訪市民即場講解及分享昔日生活點滴。一連5日的「遊谷探埔」學習周課程則令不同學校的學生從多學科視角去認識、探索谷埔今昔文化地景。每天除不同主題的田野考察行程外，還能身體力行清理倒塌多時的村屋，挖掘同整理舊物、並從中窺探客家人的生活模



▲ 雀仔屋為梅子林提供了一個配合戶外庭院使用的多用途空間

式，修剪大宅園地植物等。更難得的是，跨世代交流對鄉郊保育的想像同想法成為現實。他透露，接下來，中大新傳系、文化管理系、教育系、歷史系都有「生力軍」來這裡。「他們很多想法，有的想帶學生進來拍片，有的計劃邀請社區藝術家跟村民一起創作artwork，有的認為這裡可以有一個檔案室，也有人提出可否利用谷埔的特產研發一些跟飲食文化有關的系列產品或者活動……」，鍾宏亮表示，會一路跟村民繼續探討、商議，「傾聽地方的需要、聲音才去考慮項目」，他強調，團隊的角色永遠都是一個橋樑，「類似鄉郊的策展人，策劃一些展覽、活動，令到城鄉共生」，除了對既有遺

產進行補救修復保育，「也要積極創新」，因為「鄉郊復育不是只講過去，而是着眼未來的」。

## 從鄉村尋求平衡的生活

2006年自英倫返港後，最初鍾宏亮關注的照例是香港的都市主義、高密度。「當時正值市區重建，所以很自然地去關注西營盤、中上環、筲箕灣等舊區的建築類型與街區，跟當地生活間的關係。」不料，因2013、2015連續兩年獨闢蹊徑，在港深雙城雙年展上推出充滿靈氣和想像力，融生態設計、生產型景觀及具社會創新公共空間於



▲ 為期3年的團隊另一項目「重塑爛頭營：透過參與行動共創建築復修及自然保育」今年正式展開，這是考察隊伍在近百歲的大東山石屋前合影

一體的項目「價值農場」及「蛇口浮田」，鍾宏亮不僅屢獲國際殊榮、聲名鵲起，更因此開始了對都市農業及可持續設計的關注。

「在香港，我們都是城市人。人的生活擠壓在四分之一的城市領地，對剩下四分之三的郊野公園沒什麼認識，對耕種、怎樣在鄉村生活也完全不懂，需要去學習。做這樣的研究，不僅是個人喜好，也可以遠離塵囂，從自然環境中得到平衡的生活方式。而鄉郊保育，關乎的不只是建築設計，更有一種跨界的現實需要。」受劍橋建築學教育薰陶的鍾宏亮自認，與講究形式及物理層面的歐洲尤其是瑞士學派相比，英國的建築教育更注重生活、文化、歷史層面的內容，「覺得建築不只是起樓、不只是硬件，還有生活感和日常事件；加上中大建築學院也是在社會科學院裡面，建築設計都是強調以人為本」。

▼ 在香港第三及第九高峰大東山(869米)與二東山(749米)之間，屹立着19座外型粗獷的單層石屋以及其他設施，組成爛頭營

與在谷埔五肚楊宅的復修有所不同，更早前鍾宏亮團隊在不遠處另一條客家村落梅子林實施的「梅子林復育計劃：實驗性建築復修示範」，是真的要把兩間老屋重建，成為更耐用的建築。「楊宅的復修不是好天花龍鳳，基本上是復原，把爛了的地方補好，換上新的屋頂、門窗，把蛀了的木樑換掉，解決白蟻根源。」他笑言花費不少功夫做回楊宅的立面顏色，「很仔細去參考周邊地區大宅的顏色，出來一看效果，可以想像當年這間屋有多時髦！」而梅子林的實驗性建築復修，鍾宏亮指，團隊確立了就地取材、可靈活拆裝的輕巧建築及與村民等不同持份者協力「共創」3原則。

「我們將建築修復作為切入點，帶動村民、學生和義工『共創』鄉村復育。」鍾宏亮解釋，村民本身力量不足，需藉助外部資源。而在實施過程中，通過知識轉移和技術分享，村民思想變得更加開放。在梅子林復育計劃中，至少有50位學生參與了不同階段的設計、建造過程，此外還有從社交媒體招



▲ 爛頭營是百年前由散佈華南的十數宣教團體興建的高地「桃花源」，為避暑、療養營地等運送物資、修補房屋和看守的員工居住之用

募的約120名義工，「硬件上是重建，軟件上是連結人群：學生得益、村民回歸、義工參與」。

談到長遠而言，鄉村復育如何落地生根，形成自我造血功能？鍾宏亮認為，需要逐步建立一種共識，就是在香港也有可能實現「生活的平衡」，不一定只有去泰國、去日本。「香港同樣可以有高質量的大地藝術節和深度旅遊選擇，讓別人也來香港待上一個禮拜，真的享受這裡的偏鄉風貌和文化。」他笑言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些浪漫化，但坦承鄉村復育「某程度上是尋找自己的根。其實要更多地認識我們的香港，有時候我問年輕一代，你的鄉下在哪裡？他告訴我不知道。其實是因為他們沒去過，可能也不會想去，我就覺得他們可以先去香港的偏遠鄉郊，從而喚醒這些年輕人：是不是我也有一個鄉下？」

【本文未署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